

撰文\沈曉柔

若從靠近長榮路的東側門進入成大醫學院,會看見一牆杏林與一方木匾「愛是醫學的 真義」,愛是什麼呢?我們談論的愛,有許多形式、種類、詮釋、意義、故事……。

愛呢?浪漫的愛 柏拉圖的愛,子女的愛 這些愛很不同 我最喜歡對妻子的溺愛

Love? Romantic love. Platonic love, filial love.

Quite different things surely.

Uxoriousness that is my favorite kind of love. Obsessive love of ones wife.

〈英倫情人 The English Patient〉



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曾說過一則愛的故事:賽浦路斯(Cyprus)的天才雕刻家畢馬里翁(Pygmalion),決心雕塑一個完美的女人,隨著時間過去,雕像日益美麗、栩栩如生,但畢馬里翁竟無可救藥地愛上自己親手雕塑的女人,他為雕像送花買衣,夜晚替雕像鋪床蓋被,越是獻殷勤就越顯心酸,這毫無希望的單戀,卻打動了愛神維納斯,維納斯決意成就這樁奇異愛戀,她使雕像變成活生生的女子,讓畢馬里翁得以美夢成真。維納斯是愛神,是美神,誕生於大海泡沫之中,有一首荷馬頌歌描述她的誕生:

西風的氣息吹動著她, 飄過濤聲滾滾的海,來到 波浪環繞,她的賽浦路斯島, 她站起來,從細細的泡沫中。

無論在何處,有維納斯的地方就有美,就有可愛的事物。攝影大家柯錫杰在夏天的愛琴海,尋找心中想望的事物,徘徊婉轉,終於在海色、天色與白牆之間按下快門,鄭愁予聽說照片的故事:「愛琴海是維納斯出現的地方,你在等待維納斯。」然後,西風氣息吹拂至成大醫學院,在杏林牆後,沿著中庭定思園的左側前進,遇見成杏廳,也遇見那道至美與愛的藝術大牆,以攝影與詩歌佐以等待,唯恐維納斯現身而不忍離去,留連忘返,美好的希望與生生不息的期待洋溢於空間之中。

維納斯的藍藍深海,對映一方微風綠地,以定思園為中心的醫學院大樓迴廊,猶如歐洲中世紀修道院的建築特徵「迴廊中庭」。相對於塵世的喧囂擾攘,迴廊中庭為修道者提供沉靜、隱密的祈禱環境。定思園取自大學之道「定靜安慮得」意涵,引申為「立定志向,思慮精詳,以臻至善」。在定思園內,或任思緒漫遊,或與人論談,或捕捉電光石火的靈感,或靜候繆斯女神的拜訪,或祭祭五臟廟。「修

道院的靈修,尤其是本篤會的修院,常借助於藝術,特別是雕塑。它同時是對上帝的禮讚,也是提升性靈的方法,因此迴廊中庭的廊道經常都飾以偉大的雕塑。」石泉廣場的「希波克拉底斯誓言」陶壁應是醫學院迴廊最重要的雕塑作品,醫者在此鄭重許諾獻身,「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崇敬及感戴師長,將同業視如同胞,首要顧念是病人健康。短短的誓言卻包含很多愛,敬愛、慈愛、友愛、博愛、自愛……。「愛是醫學的真義」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如是說,這位曾經公開質疑權威,生平充滿爭議的醫師認為醫學的最高形式是愛,

Then to love the sick, each and all of them, more than if my own body were at stake.

The oath of Palacelsus

帕拉塞爾蘇斯對於愛的詮釋,有其思想、信仰、文化、時代背景的養成,與我們如今所談的愛不相同。醫師要愛病人,在當代醫療情境中,愛師要愛病人,在當代醫療情境中,愛的是「人」,並非某種載體,醫師施行醫術之人,與之之,,與之之,所有實別,與是活生生的人,正遭逢病痛苦難之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對象是活生生的人,正遭逢病痛苦難之人人皆有忧忧寒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人皆有忧恨不忍人之心,況醫者同人之為有的理念與期待不別,在自院伊始,即透過良善的設計規畫,以及與時不測,因為完善,以及無情的建築體,轉化為充滿美感愛意的空間。空口説愛太容易,將愛落實於生活周遭,用心體會,以身實踐。



馬賽克壁畫〈杏林〉與「愛是醫學的真義」木製匾額



日常生活,可能總是不假思索走進所謂的大門、正門、前門,然後徑直前往目的地,若是偶爾從不同入口進出,慢慢瀏覽路上風景,就會發現處處寶藏。因應COVID-19疫情管控,如今大部分建築物都只留下一個出入口,即使行動不復以往自由,小花小草依舊迎風招搖,法國梧桐流瀉滿滿思念,此時也是練習自我對話的時候,愛自己也是一種愛。我從未想像能夠這麼近距離遇見維納斯,環繞著醫學院迴廊中庭散步,可以發現療癒心靈的絕美愛神,莊重的誓言殿堂,蓊鬱杏林下對於醫學最高形式的盼望。迎著東昇旭日,「愛是醫學的真義」熠熠生輝,映照每個人的臉龐與心靈,是祝福,是期待。



〈等待維納斯〉攝影作品